

移民春秋

廖泳贤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移民春秋

廖泳贤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民春秋 / 廖泳贤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20-08229-0

I. ①移… II. ①廖…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526 号

YIMIN CHUNQIU

移民春秋

廖泳贤 著

责任编辑	陈小梅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徐 英
责任印制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08mm
印 张	13.125
字 数	352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229-0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

录

移 / 民 / 春 / 秋
CONTENTS

1	楔 子
4	第一章 书香世家
10	第二章 学徒生涯
17	第三章 崎岖路 兄弟情
28	第四章 困境得佳偶 苦海结良缘
38	第五章 路 生
42	第六章 巫山云雨
46	第七章 不到黄河心不死
52	第八章 披荆斩棘 兴家立业
56	第九章 拜 师
59	第十章 涉足宦海 初露头角

64	第十一章 人各有志 分道扬镳
69	第十二章 锋芒毕露 脱颖而出
73	第十三章 壮士饮恨 沐猴而冠
80	第十四章 骨肉他乡重聚首 弟兄万里喜相逢
85	第十五章 启 蒙
90	第十六章 天地会
97	第十七章 祸从天降
103	第十八章 祸不单行
109	第十九章 营 救
119	第二十章 祸福倚伏
126	第二十一章 乘风归去
134	第二十二章 故乡情
140	第二十三章 重返“信天翁”
146	第二十四章 福寿膏
153	第二十五章 壮怀激烈
158	第二十六章 千金易得 知音难觅
165	第二十七章 备战南海 严阵以待
174	第二十八章 英雄血洒珠江口 烈士气贯南粤天
180	第二十九章 三元里百姓平英

188	第三十章 兄弟阋墙 各从其志
194	第三十一章 忘年之交
202	第三十二章 山羊岭献策
211	第三十三章 志同道不合
216	第三十四章 书院风波
225	第三十五章 胎死腹中
234	第三十六章 蒙 难
241	第三十七章 避 祸
248	第三十八章 蛰 伏
252	第三十九章 理想破灭了
259	第四十章 后继有人
262	第四十一章 弟兄情深
269	第四十二章 保路风潮
277	第四十三章 洪 水
284	第四十四章 容身之地
293	第四十五章 脱下这身可耻的黄皮
299	第四十六章 兔丝附蓬麻 引蔓故不长
306	第四十七章 讨袁护国 初战告捷
314	第四十八章 万泽堂
322	第四十九章 除暴安良展宏图（上）



- | | |
|-----|-------------------------|
| 328 | 第五十章 除暴安良展宏图（下） |
| 336 | 第五十一章 福音堂巧遇 |
| 343 | 第五十二章 双喜临门 |
| 350 | 第五十三章 梧桐树下的学术讨论 |
| 359 | 第五十四章 琴瑟调和 如鱼得水 |
| 365 | 第五十五章 殚精竭虑 为将文章遗后世 |
| 374 | 第五十六章 抗日烽烟匝地起 挥师出川赴国难 |
| 379 | 第五十七章 草鞋兵夜袭宿松城 东洋军折戟九姑岭 |
| 383 | 第五十八章 伏击战再传捷报 多云山死守对峙 |
| 387 | 第五十九章 兵败上巴河 当阳重整军 |
| | |
| 392 | 第六十章 击落“天皇号” 歼敌多宝湾 |
| 397 | 第六十一章 转战大洪山 喋血鹰隼崖 |
| 405 | 第六十二章 先打黄雀后捕蝉 |
| 410 | 第六十三章 归去来兮 |

楔子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民族是由单一的种族组成的。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迁徙和融合，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血缘上，相互交融，不断形成一个个新的族群或民族。我们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多多次民族大迁徙。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大量南下入主中原，而中原的汉族则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后来金元时期，蒙古族和女真族进入中原，再一次促成汉族的大量南迁。这些南迁的汉族，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族群，被人们称为客家人。有资料记载，现在全世界的客家人大约有一亿之多。

在四川，你随便问一位稍微上点儿年纪的本地人：“你的老祖宗家是哪里的？”

他多半会告诉你，他的祖上是“湖广填四川”过来的。有的人甚至还会告诉你，他的老家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换句话说，大多数四川人都是外来移民的后裔。四川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生产发达、文化繁荣和人口众多的地方。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四川的文明史，可以上溯到三四千年以前的蚕丛、柏灌和鱼凫等古蜀王国的时代。后历经秦、汉以及历朝历代，四川都因偏处西南一隅，山川险阻，较少成为那些英雄豪杰们征战逐鹿的场所。既然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稳定的地区，为什么本地人的后代这么少，而外来移民的子孙却这么多？

在四川广大的城乡，到处都流传着“张献忠剿四川”的故事。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政府横征暴敛，官吏贪赃枉法，豪强横行乡里，百姓



苦不堪言，各地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其中陕北义军高迎祥的势力最强，号称“闯王”。他死后，李自成继承了“闯王”的称号。他治军较严，约束部属，不滥杀，不淫掠，曾宣布“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因而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后来攻进北京，推翻了大明王朝。而高迎祥的另一部属张献忠本是当时起义军中实力最强之一部，后受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安，投降了明朝，但不久又反，率军入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奉命发兵追剿，张以运动战制敌，拖疲官军，然后又迅速出川，直捣襄阳，继又攻占武昌，自称“大西王”。1644年再度入川，称帝于成都。两年后清朝肃亲王豪格率军入川，张拒战，至西充县中箭身亡。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两次入川，把四川搅得天翻地覆。

张献忠和李自成不一样，据说他嗜杀。说他在进攻成都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成都大慈寺的僧众数百人，武装起来，将攻进城的张军一度赶出城外，追到东郊府河对岸。后来该地就被成都民众称做“猛追湾”，一直沿用至今。成都城破后，张即下令屠城三日，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都免不了血光之灾。三日后，每日仍杀戮百余人，以树其威。他曾经在成都铸有一石碑，其上刻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不过四川人口的剧减，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张献忠。那些追剿农民起义军的官军，对老百姓的烧杀淫掠，恐怕比农民起义军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入侵的清朝军队，对被征服的汉族民众恣意杀戮——扬州屠城十日，十多万同胞惨死于血泊之中，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只不过历史多半是由胜利者写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把杀戮的罪行全都归在张献忠的名下，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人口剧减的另一因素是逃亡。在战乱的年代，大批民众抛离家园，逃往深山老林或邻省的，恐怕也不在少数。

据史料记载，明朝万历六年，四川人口本有310多万，而到清朝康熙二十四年，已锐减到9万，简直是十室九空，夜无犬吠，昼无鸡鸣。清朝初年，先有邻省自发的移民运动，后来康熙、乾隆两朝相继由政府



组织了大批移民。最先抵达的外省移民，可以自由圈占土地。当时移民四川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广。湖广原是元朝所划分的省份，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到明朝时候，两广被划了出去，但省名仍沿用湖广未变。



[第一章]

书香世家

话说江西省赣州府长宁县斯家坪有一李姓人家，本是客家人的后代。传说秦始皇征伐南越王国之时，曾留下数十万大军于赣南镇守和屯垦。这些兵卒后来就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成为当地客家人的一部分。

在南宋时，李家有位先祖李凤鸣曾在庐山下的白鹿洞书院师从大儒朱熹，后来进士及第，累官至翰林院编修。

当时偏处江南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在北方强大的金军压力之下，是战是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那位被南逃的官员们吹捧为“泥马渡江”、簇拥登上皇帝宝座的赵构，原本也曾怀有挥师北上、收复故土之志，无奈在那江南温柔之乡，主和派的佞臣们日日以声色来取悦于这位小皇帝，不久之后，其雄心壮志也就消磨殆尽了。正如当时一位士人林升写的一首七绝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李凤鸣目睹此情此景，心急如焚，曾多次上奏宋高宗，请求北伐以

雪靖康之耻，甚至犯颜直谏，批评赵构只图苟安江南一隅，沉湎于酒色歌舞，不思收复失地，结果惹恼了皇上，被贬官至闽南一小县任县令。于是他愤而弃官，把个乌纱帽挂在县衙大堂之上，回到老家，学那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从此世代以耕读为业，不求功名利禄。这斯家坪地处梅岭大山北麓，土地瘠薄，多为红层泥，出产不丰，而李家仅有祖上传下的八亩薄田和五亩坡地，一家十多口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虽然勤劳终岁，也只能勉强糊口。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这家人有个么伢仔，聪明伶俐，读书过目不忘，说话条理分明，最受父母宠爱，起名学儒。这学儒每日鸡鸣即起，参加家庭的农事活动，无论犁田薅秧，栽秧打谷，他都抢着要干。但父母兄嫂念他年幼力弱，不让他做重活，后来索性把那头老水牛交给他放牧管理。学儒学那元朝时候的名儒王冕，每日骑牛出牧，也将几本书挂在牛的犄角上，边走边读。别的学子是十年寒窗苦熬，而李学儒却是徜徉于山林之间，吟哦于溪旁涧畔；别人追求的是背诵死记，而他却注重通晓书中道理，格物致知。家中有一间藏书室，存放着祖上传下的上千册书卷。学儒每日收牧回家，就一头扎进书室，贪读不止。父亲看到儿子如此用功，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此子如此好学，将来我书香世家后继有人；忧的是孩子正当长身体的年龄，如果过分劳累，怕会引出什么病来。一天，他对学儒说：“伢仔呀，你别回到家来就埋头读书，放了一天牛，现在也该歇息歇息啦！”

学儒回答说：“爹爹，这书房的墙壁上不是挂着‘惜阴’二字的匾额么？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家有这么多书，要是不抓紧时间读，我恐怕一辈子也读不完哩！”

时光荏苒，转眼学儒已满十六周岁，这年考取了秀才。斯家坪全村二十多户人家，纷纷前来李家祝贺。邻居冯老汉是看着学儒长大的，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孩子，料知他将来必有出息，于是同老伴冯王氏商量：

“桂芝她妈，隔壁李家那个么伢仔真有出息哟，考上秀才了，你知道

不？我们家的桂芝与他同岁，他们俩从小就是青梅竹马，何不找个媒人去说合说合，将来我们老两口也好有个依靠。”

“学儒这孩子，知书达礼，我也很喜欢他。你就托人去说吧！”冯王氏说。

于是，冯老汉就托本村的里甲秦大爷去提说此事。真是天作之合，一说就成。双方交换了八字，命不相克，接着又写了婚书，请邻居们来喝了一顿薄酒，约定待学儒年满十八岁时成婚合卺。

两年之后，李家按时举办了婚礼。婚后桂芝对公婆孝顺，妯娌和睦，小两口恩爱无比。学儒还辅导桂枝读书识字，不久，这小媳妇居然也能识文断字，写写算算了。

工夫不负有心人，学儒不久去应乡试，又中了举人。这真是少年得志，比起那些皓首穷经、终身不第的儒生们，可以说是青云直上了。他至此更加发奋攻书，三年后辞别父母兄嫂和桂芝，准备上京博取功名。此时桂芝已身怀六甲，腆着个大肚子，哭哭啼啼地前来送行。学儒好言抚慰了几句后又说：“桂芝啊，我此去京城千山万水，如果功名有望，走上仕途，恐怕两年三载是回不来的。这孩子生下来如果是男孩，就以我们居住的斯家坪的斯字作为辈分名，给他起名斯孝吧；如果是女孩，就由你给她起名好了。桂芝，你可要多加保重啊！”

一路顺风，学儒这次考场下来，居然又皇榜高中，进士及第。候官不久，放了广西大瑶山中一个贫穷偏僻小县的知县。学儒乘船南下至长沙，继又沿湘江水路直到桂林，然后雇了两头蹇驴，一头驮上书箱行李，一头骑乘，冒着蒙蒙细雨，前往大瑶山区，一路吟哦，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陆放翁当年放官入川时作的一首七绝来：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望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学儒到任以后，扬善惩恶，劝勉农桑，特别注重发展教育。每到一村一寨，总要前往庠序（旧时的学校，也称塾馆）视察，遇有困厄之事，就召集当地士绅，共商解决。这一年风调雨顺，秋后粮食大熟，待收齐上缴了当年的粮赋，他便召集本地生员士子，聚会于城西的魁星楼上，效仿那当年洪都滕王阁的盛会，作文赋诗，饮酒作乐。

然而好景不常，年关一过，天公不作美，竟然每日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半年之中不曾有一滴雨水，塘堰干涸，田土龟裂。学儒奔走各个村寨，邀集当地农家，动用水车戽水抗旱，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春耕无法下种，夏秋自然颗粒无收。于是米珠薪桂，黎民百姓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途中之人多有菜色，街头巷尾常见饿殍。作为一县的父母官，学儒夜不能寐，忧心如焚，多次将灾情上报州、府衙门，请求赈济，却毫无回音。待到秋后，反而接连收到几道公文，催缴粮赋。无米之炊，巧妇难为。学儒又进一步将灾情上报到抚台和总督衙门，请求蠲免当年田粮。不料上司不但不准所请，竟下来一道飭令，说学儒办事不力，纵容刁民企图偷漏皇粮，着即革职云云。学儒申诉无门，只好摘下花翎顶戴，收拾书箱，仍然雇上两头蹇驴，青衣小帽，离开了大瑶山区，回到长宁县老家，自此以后再也不提那功名利禄之事了。

学儒回到斯家坪后，应邻里举荐，乃坐馆教书。无奈这偏僻山村，尽都是些穷家小户，束修十分微薄，虽有二十几个蒙童，岁入也相当有限。学儒除留下少许交与桂芝，给他们母子添置衣物之外，其余尽数交给当家的兄嫂，以贴补家用。

学儒教书，不仅教授童生们认识几个文字，会读几句“子曰”；他更注重以孝悌、忠信来规范他们的立身处世之道和言行举止，正己修身，苦心孤诣，呕心沥血教化那些蒙昧学子。春风化雨，几年之后，民风大变，不仅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且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竟使这梅岭山下的偏僻小村，仿佛成了一个世外桃源。

光阴荏苒，转眼过去了二十几年。学儒父母已相继辞世，但家中人



口却枝繁叶茂。田地未添一亩，而食之者反而倍增，因此度日也就愈艰。除兄嫂房中已有三子二女外，学儒媳妇桂芝多产，继斯孝之后，又有斯悌、斯忠出生。兄嫂的两个女儿此时均已出嫁；两个儿子虽都粗识文字，但皆致力于农耕，一子经人介绍去了广州，在一家商店当学徒。学儒这房，斯孝已成年，考取秀才后未继续学业，而是承父业坐馆教书；斯悌、斯忠两名童生，中途辍学，同两位堂兄一起务农。这时听说乾隆皇帝为了增加岁入，推行摊丁入亩，鼓励垦荒，并且延长了起科（完粮纳税）年限，于是全家男女老少一齐上阵，去那梅岭山腰找了一片向阳的坡地，焚荆莽，除乱石，又开出三亩薄土来。虽是杯水车薪，总算聊胜于无。

待到学儒年近半百之时，桂芝忽然又孕，十月怀胎，生下一子。这老年得子，乃是大喜之事，学儒给他起名斯信，寓其以诚信为立身处世之道，所谓“人无信不立”也。然而此子将来前途如何安排，委实令人犯愁，学儒于是又闷闷不乐。桂芝知道丈夫的心事，对他说：

“他爹，看样子这么伢仔聪明伶俐，你可别嫌弃他哟！”

“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我怎么能不爱这伢仔呢？只不过为他的将来犯愁罢了。”学儒抱着襁褓中的婴儿，亲了又亲，喃喃地说。

斗转星移，这斯信渐渐长大，也学着他父亲，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有时又在小河岸边的沙滩上，用手把沙抹平，折下一根树枝当笔，练习写字。工夫不负有心人，日久天长，居然练出了一手好书法来。他也是爱书成癖，家中上千册藏书，被他研读过半。父亲看见儿子如此好学，心中窃喜，也想到我书香世家，而今是后继有人了。

殊不知学儒夫妇花甲一过，身体日渐衰颓，双双患下了肺癆之症。开始只是咳嗽咯痰，并不在意；继则失眠多梦，盗汗咯血，形销骨立。由于家境贫寒，只在梅岭山中，凭经验采集些草药来煎服，如此勉强支撑了三四年。斯信白天放牛时为父母采药，晨昏为二老熬药端汤，尽心服侍。直至秋后一天傍晚，斯信端粥进屋，只见父亲气息奄奄，叫伢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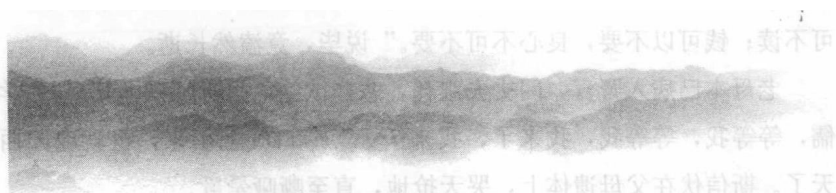
将他扶坐起来，拉住儿子的手，给了他一件物事，断断续续进出几句话来：“伢仔呀，我快不行了。有两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不读；钱可以不要，良心不可不要。”说毕，竟溘然长逝。

老母本已病入膏肓，闻丈夫噩耗，悲痛欲绝，只听她喊了几声：“学儒，等等我，等等我，我来了，我来……”一口气上不来，也就魂归西天了。斯信伏在父母遗体上，哭天抢地，直至嘶哑晕厥。

出殡之日，斯孝、斯悌、斯忠、斯信尽皆披麻戴孝，其余侄辈孙辈，亦都身穿孝服，邻里乡亲也来含泪送丧。二老棺木，就合葬在梅岭山脚的一棵松树之下。

丧事既毕，斯信谨记父亲临终之言，更加发奋读书。秋去冬来，转眼又过了两年，斯信已满十六周岁。一天，大伯将他叫至堂屋说道：“斯信呀，我们全家，就数你最聪明好学。可是我们家境贫寒，让你每日放牛，实在委屈于你了。我已托人在广州‘弘道书局’为你谋了一名学徒的差事，你可以一边学艺，一边读书，三年出师，也就能够自立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斯信听了，不由得满心欢喜，当即应承下来。年关一过，便背上包袱，手拿雨伞，脚蹬草鞋，跟随同村的许大叔，翻过梅岭，晓行夜宿，径直来到广州。



[第二章]

学徒生涯

这广州是个花花世界，大街上店铺鳞次栉比，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珠江上舸舰舳舻相接，帆樯如林，舟船往来如过江之鲫。斯信这个从偏僻山村初次出来的小伙子，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世面，不免停步东西张望，只觉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许大叔连忙拍了拍斯信的肩头说：“伢仔，你一定要紧跟着我走，切莫去看热闹。偌大一个广州城，万一走失了，叫我上哪儿找你去？”

“弘道书局”的老板原来就是许大叔的一位堂兄，早年经人介绍，来到这个书局做学徒，出师以后，就留下来当伙计。书局老板无子，只有一女待字闺中，看他为人忠诚老实，办事精明能干，就将他招赘上门。几年之后老板去世，他自然就将这书局继承下来。无奈此位许老板过去读书不多，经营书局业务常感吃力。他自己虽有一子，但从小娇生惯养，不读书，不学艺，浑浑噩噩，难负重任，因此委托堂弟在家乡为他物色一位忠诚老实、又熟读诗书的后生来做学徒。

许大叔带斯信走进书局来见过了许老板。这斯家坪的李家本是远近闻名、知根知底的书香世家，加上斯信这小子又知书达礼，应对得当，许老板满心欢喜，当下就应允斯信磕头拜师。